

花的草原

瑪拉沁夫



花 的 草 原

瑪拉沁夫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这里的二十二篇小說，是作者从他十年来的短篇創作中精選出来的。作品題材广闊，生动地表現了草原牧民、翻身奴隶、說唱詩人、長跑健將、馬頭琴手、矿山工人、森林獵戶等各种人物的生活和斗争，多方面地反映了內蒙人民含泪的昨天和含笑的今天，歌頌了草原上百花盛開的繁榮景象。作者以他新穎的艺术构思、鮮明的民族特色和詩意濃烈的抒情風格，使小說迸发出絢烂的艺术光彩和强烈的感染力量。

装 幀、插 图：官 布

花 的 草 原

书号 1570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185,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 5/16 插页 9

1962年4月北京第1版 1962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5000册 定价 (3) 1.10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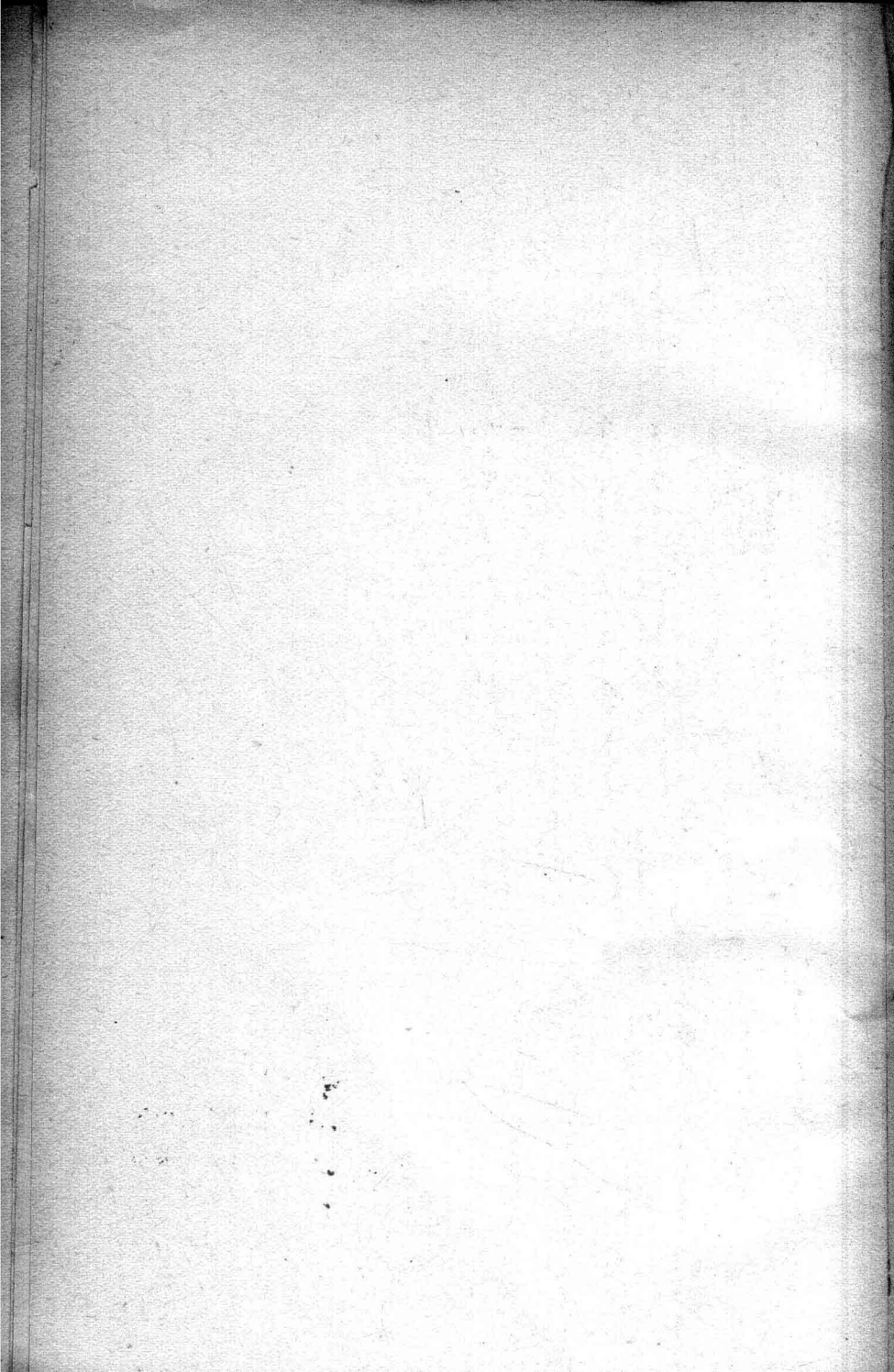
第 一 輯

詩的波浪·····	3
花的草原·····	16
歌声·····	38
琴声·····	55
滿眼春色的草原·····	69
楊芝堂·····	83
矿山老人·····	89
路·····	100
迷路·····	112
六月的第一个早晨·····	121
采金者·····	132
山大王·····	146
暴风在草原上呼嘯·····	156
旅伴·····	166
篝火旁的野餐·····	173
捕鹿的故事·····	180
神鳥·····	187

第 二 輯

科尔沁草原的人們.....	195
在暴风雪中.....	215
命名.....	226
善丁河畔.....	235
春的喜歌.....	251
后記.....	263

第一輯





詩 的 波 浪

今天，我要去訪問草原拖拉機站。在我面前展現的，是明媚的、深靜的草原。我騎的這匹小走馬，步子勻穩而輕敏，使人覺得仿佛置身于搖籃里，不時襲來一陣陣濃重的睡意。但是春日草原那迷人的景色，對我有多么強烈的吸引力呵！睡意很快便消散了。……

草原上，滿眼春意。天空中，既沒有雲絲，也沒有風塵，恰象孩童們的眼睛般明淨。那披着嫩綠色紗衫的幼樹旁，是一處深藍色的湖泊。這景致使我想起我們民間的一句諺語：藍天般的湖水，湖水般的藍天。在湖岸上，有一位身穿淺綠色長袍的少女，她一邊走一邊梳着被春風吹散了的長長的辮子；在她周圍，是尋食春草的羊群，看去恰象从那少女衣襟里撒落出來的一片珍珠。

我走過去向她問路。她用鈴一般的聲音，告訴說：再繞過一池湖水，走過兩座小山，就可望見三間白色帳篷；那就是我要去的地方。

在草原上，我生活多年，但是訪問草原拖拉機站，這還是頭一次。每當到一個新的地方之前，我總是想：那裏會是什麼地方？將要相處的都是怎樣一些同志？這次，我從徐心步來的介紹信上寫着：“拖拉機站巴站長”四個字，這巴站長，什麼名字？是巴圖，或者巴音，還是巴得那？看這巴字，按照一般習慣，我猜想這位站長的年齡和身世，會是父親與我相

仿，說不一定也是个体育爱好者呢！由此，我联想到他一定是个朝气蓬勃的三十岁上下的人。

顺着那位牧羊姑娘指点的道路，我来到了拖拉机站。哈！这里真算是草原上的一块新天地！一大片土地，黑光閃閃，犹如剛剛掺过油，好肥沃呀！十几台拖拉机来回奔驰着，鳴声震耳，黄尘飞揚，与那宁靜的草原，形成了鮮明的对照。据說，这片飼料基地，去年所收获的谷物，不但解决了本公社的牲畜飼料，而且还保証了社員口粮自給自足。从前，咱們草地上，哪有这分好光景呵？……

在帳篷前一根馬桩上，我拴好馬，走过去一看，这里沒有一個人，只見門口貼着一張字条：“有事，請到田里找我。巴。”显然这是站长的字迹。我在心里暗自欽佩：“这位站长，真能干！”

踏着拖拉机輾出的道路，我向田里走去。春风迎面送来土地湿潤的香味；越走近田地，味越濃，拖拉机有节奏的鳴声，也越大了。哈，那十几台拖拉机同时奔驰的浩大气势，我还是第一次領略呢！

这时，一台拖拉机正巧从我身旁馳过，我連忙向司机喊問：

“巴站长在哪儿？”

那位同志揚起手，指着停在前面的一台拖拉机，說：

“那个車坏了，站长帮助修理呢！”

我走到前面那台拖拉机附近，看到一男一女，弯着腰正在修理机械。女的穿着滿身油泥的帆布工作服，脖子上圍着一块白毛巾，年紀不过二十上下；男的头戴洗白了的黄軍帽，衣着較為洁淨，看去三十五六岁。我确信，后者就是巴站长。

“你是巴站长嗎？”我上前与他握手。

听了我的話，不知为什么，那两位同志，起初，瞥住笑互相看

了一眼，而后，索性同时放声大笑起来，尤其那位女同志，都笑出了眼泪！

“你看我象个站长嗎？”笑了半天，那位男同志才开了口。

还没等我說什么，那位女同志插言道：

“我們的巴站长是女同志。”

这时，我才明白剛才他們那样大笑的原因，有些不好意思地說：

“我是第一次到这儿来。”

“这没有什么，”那位男同志也变得正經地說，“巴站长剛从这儿到那儿——最后那台車上去了，你到那儿去找她吧。”

当我离开他們，一个人在松軟的田地上行走时，自己也覺得剛才那桩事很可笑！为什么一提到站长，就以为是男的呢？在我們国家，不是到处都可以看到二十几岁的女同志，担任着各种不同的領導工作嗎？譬如：气象所长、公社主任、小学校长、商店經理……等等。不过，当拖拉机站长的女同志，我还不曾見過，也許正是这个緣故吧，当我得知那位站长是女同志时，我的好奇心，或者說是对英雄人物的崇敬心情，便更加强烈起来。

我加快了步伐，向前走去。

在最后那台拖拉机上，也是有两个人，赶巧，也是一男一女。那位女同志，身壮体实，眉清目秀，約摸二十六七岁，从她那紧閉着的两片紅唇，和那被草原的风吹紅了的臉上的神情，看得出是个精明强干的人。这与我對女站长象貌的想象是吻合的。但是，为了避免再鬧出笑話来，我还是慎重的对車上那位男同志作了一番觀察。他与她截然不同，身穿紫紅色蒙古袍，头戴一頂旧藍制帽，臉上布滿皺紋，年紀五十开外，只有从他那直挺腰板的姿态，猜想是个不服老的老头子。既然站长是女的，那么显然就是

那位青年妇女了。

我徑直走到她跟前問：

“你是巴同志嗎？”

“是呵。”

那位女同志磊落大方地边答边从車上跳了下来。

“总算是找到你了。”

我高兴地将介紹信递给了她。

然而，她接过我的信时，躊躇了一下問：

“你找誰呀？”

“我就是找你。”

“找我？”

“是的，巴站长同志。”

这时，她突然用袖口掩住嘴，笑了。

“我叫巴德戈尔，你找的巴站长在那儿。”她向正在駕駛拖拉机的这位老人指了一下，接着，向他喊道：“巴站长，这位同志有事找你。”

我迷惑了，迷惑了！难道是这些与我初次相識的同志們，都在故意跟我开玩笑嗎？怎么女站长一下又变成了滿臉皺紋的老汉？……

正在这时，那位老同志停住車，輕敏地从拖拉机上跳下来，向我憨厚地微笑着走过来，握住我的手，問：

“同志从哪儿来？”

老人发出慈爱的母亲般的声音。在我回答老人的問話时，老人随手摘下头上那頂藍制帽，在手掌上啪啪抖打了两下尘土，这时，满头銀絲般的长长的白发散落了下来。呵？站长是一位老太太！

“您是巴站长？”我不由的开始用“您”称呼她。

她点了点头。

我的两眼一直目不转睛地盯在她那慈祥的脸上，恨不得一眼看明这位在我脑海里顿时变得高大而又带有几分神奇色彩的人物的全部秘密所在。

我把介绍信交给她，她边看信，边说：

“欢迎你，欢迎你！”

她又突然把长长的睫毛一扬，问我：

“你打算了解些什么？”

“我要在你们站上住些日子。”

我这句话所以说得那样拙笨而且是答非所问，是因为在这刹那间我被另外一件事吸引住了。她老人家那两只眼睛，使我非常惊奇！我生平第一次看到象她这样年纪的老人，还会有那样充满活力的眼睛！我敢说，这样眼睛只有少女们，而且是对生活充满幻想和信心的少女们才会有的。

然而，现在，关于她的生活和事迹，我什么也不了解。我如饥如渴地急于听到她说些什么的时候，她将看完的介绍信，折起放进蒙古袍前怀里，站在原地，把我从头到脚仔细端详又端详，好象不相信我就是信上被介绍的那个人。

“你不认识我了吗？老玛同志！”她劈头向我问道。

“您……您……”我一时象考场里的小学生那样慌张起来，记忆的弹簧全断了，断了，连一点作用也没有了。

“我叫巴达玛。”她仍然站在原地，两眼眯笑着，提醒了我一句。

巴达玛——这是一个普通的名字，象汉族的秀兰，俄罗斯族的伊凡诺娃一样，谁都会认识几个巴达玛。在我记忆的屏幕上，

同时出现了几个人影，她们仿佛从远处慢慢地走了来，但是，哪一个也跟站在我面前的巴站长，没有相象之处。

“想不起来了？”她为了给我一个思索的时间，顿了一下，末了，见我实在想不起来了时，她才简短地点出个头：“白云鄂博，医院，药房收款处……”

突然，在我脑海里，象电影特写镜头似的出现了一个老人清晰的面孔。我不由的喊了一声：“是您，巴达玛‘额吉’^①！”三步并成两步急奔过去，紧紧地握住她老人家的双手。

“年青人，记性应该好一些呀！”她亲切地责备了一句。

“额吉！您变的简直没法叫人认识呀！”

她幸福地笑了笑，没作声。

我跟她初次相识还是在六年以前……

六年前。

一天下午，我到白云鄂博铁矿医院去看病，在药房收款处遇到了一位牧民老太太。她苍老、瘦小，但腰身笔挺，手脚俐落，一看就知道是个久病初愈而满怀生活欲望的人。她来到收款处，解下腰带，拿出用里三层纸外三层布包了又包的一迭钱，递进了收款处的小窗口。一位女同志接过钱去，连头都没有抬，就喊：

“处方单！”

那位老太太用不熟练的汉语问：

“什么？”

女同志这才抬起头来，见窗外站着一位牧民老大娘，便向她微笑着点了点头，改用蒙语说：

① 蒙语：老太太。

“請把大夫給您的處方單——就是抓藥的那張紙交給我。”

她的蒙語說得很吃力，显然是為了方便牧民患者，新近才學會的。

老太太擺了一下手，用蒙語答道：

“我沒有抓藥的紙。”

“大夫沒有給您？”

“沒有。”

“那怎麼會呢？您看的什麼病？”

“動的手術。”

“噢，你什麼時候入院的？”

“入院？……”

“就是什麼時候來看病的？”

“啊，是在兩年以前。”

“兩年以前？……”那位女同志驚疑地瞟了她一眼。

老大娘以肯定的口吻說：

“是呵，那是在一九五三年的冬天。”

站在附近的人們，都向這位來交兩年前醫藥費的老人好奇的圍了過來。這時那位收款員說：

“老大娘，兩年前咱們鐵礦醫院還沒蓋呢，那時是勘探隊醫務所，現在勘探隊遠走高飛，老帳早就結了，您的錢沒有辦法入帳呵！”

“那年我在你們這兒治了一個多月病，臨走時，我對大夫說，眼下，我沒有錢，等以後湊齊了，我馬上送來；現在錢齊了，可你又說什麼入不了帳！”

說到這裡，老人家有些不高興了，把錢往窗口里一推，不言語了。

这一下，难住了那位收款員，她向窗外的同志們求援地看了看，但是誰也沒有主意帮助她。末了，还是她叫老大娘等一会儿，便走出葯房，找院长去了。

乘着这个机会，我与老大娘搭上話，領她到医院走廊长椅上坐下来，向她把事情的前前后后，問了个清清楚楚。

“把話从远一点提起吧，”她稍許思索了一会儿，开始述說了，“我叫巴达瑪，七岁的时候，被‘巴音’^①逼去当‘終身奴隶’，我给巴音当了整整三十年牛馬，三十七岁那年，我的肚子突然大起来了，你說是病，它不痛不痒；你說是孕，那时我还没有男人呢！唉！可把我苦死了！巴音罵我养了汉，冷眼看待我，我有嘴辯不清，关着門一个人哭！可是哭頂啥用？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了。真奇怪！……十个月，十二个月，一年半了，我还是沒有象巴音罵的那样生孩子，这时，巴音老婆又叫嚷起来，胡說什么下贱人怀孕两年半才能养。可是到了两年半，还是沒有生，我自己明白肚子里有了病。真是急死人！有人說請喇嘛念經也許会好的。可是我一沒錢財，二沒牛羊，怎么請呵？好心的穷苦乡亲们周济了我，他們捐出用一滴滴汗水换来的錢，为我不知請了多少喇嘛，念了多少經，但是肚子还是越来越大，到后来，身子簡直不能动弹了。这时，黑心腸的喇嘛們怕老百姓說他們的經典不灵，就說我前輩子造了孽，在阴間跟魔鬼成亲，怀了鬼胎；这个魔鬼不知在哪一年，但是在一个刮大风的黑夜里降生，它一下生，整个草原就会鬧瘟灾，……唉，有些人迷信，听信了他們的話，真把我当成了‘怀鬼胎的女人’。巴音把我一个人关在一个破蒙古包里，不許別人接近我，只有一个跟我一起当奴隶的姑娘，每天偷

① 蒙語：富戶。

出一兩碗巴音家的狗食給我送來，有時鄉親們在黑夜背着巴音耳目來看我，給我送來些奶食肉品，我就這樣一天天的活着，活着……。那一年冬天，雪下得很大，我從蒙古包的毡縫看見草原全被大雪蓋住了。天真冷呵！晚上凍得我兩隻腳直發麻，我沒有希望了！……”

說到這裡，她停住了。我沒有看她的臉色，但是從她的聲音中，我已經感覺出她那兩隻沒有神的老眼里盈滿了淚水。我無目的地向門外望着，草原上刮起黃風，一陣寥寂、悵惘的感覺重重地壓上了我的心頭！

過了半天，老太太才繼續說道：

“就是死，財主們也不叫我死個安靜！在一個暴風雪的晚上，巴音的三個狗腿子忽然闖進我住的蒙古包，他們說，巴音的羊群有了瘟疫，是從我身上傳出去的。接着他們用手指頭粗的牛毛繩把我捆住，只說了一聲：‘這是巴音的命令’，就把我拉出包門，馱上馬背，直奔蓋着雪的荒甸子跑去了。不知走了多遠，來到一個山溝里，他們解开繩子，把我往溝里一推就走了。我掉進深雪坑里，透不過氣，往上爬，爬不出來，等着死嗎？不！我已經逃出了巴音的魔爪，我要活下去！我使出全身的勁兒，終於爬出了雪坑，又爬了很遠，找到了一個避風的地方，就在那兒，蹲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天亮的時候，忽然聽見牛車的吱嘎吱嘎聲音，不一會兒，走來了一輛牛車，車上坐着一個牧人，五十來歲，圓臉，寬眉，留着一縷山羊胡子，身穿一件經過男人的笨手補了又補的破皮袄，不用問他准是個貧苦、厚道的人。我喊救命，他停住車，走了過來，問我是什麼人？我把受苦、受害的經過給他說了一遍，那個人同情的嘆了兩口氣，一路上罵着巴音，把我帶到了他的家裡。……就這樣他成了我的丈夫。他真是個好人，我一身病，

可他从来没有嫌恶过我。为了給我治好病，他整天忙活，乡亲们也为我费尽了心血、錢財，但是病仍不見好；肚子大得不能再大了！正在这时，我們烏兰察布草原解放了。到了一九五三年，我的病越发重了，干部們告訴我說，白云鄂博来了开鉄山的勘探队，那里有大夫，叫我去找他們看一看病，这样我就到白云鄂博来了。几个大夫檢查了几天，紧末了，說要开腸破肚——动手术才能治好。咱們牧民从来也沒听說这样治病，說实話，当初，我真害怕。也許大夫們看出了我的心情，当天，勘探队几个党的領導同志来看我，他們說勘探队医务所条件差，設備又不全，作大手术有很多困难；但是，我的病情很严重，不进行搶救可能有生命危險，所以决定动手术。他們一再安慰我：不要害怕，大夫們已經开过几次会，不但詳細查了我的病情，还作了別的各种技术准备。我虽然心里害怕，但嘴上說啥也不怕。就这样在当天下午，动了手术。勘探队那几个領導同志真好，在我动手术的时候，他們放下自己的工作，都穿着白衣裳守在我身旁……大夫們費了九牛二虎的勁儿，从我肚子里割出来两大盆东西，后来他們告訴我，那肉瘤有整整二十八斤重！在旧社会，巴音們用各种各样的話糟蹋我，那全是謊話！我不是魔鬼，也不是怀鬼胎的女人，更没有什么瘟疫从我身上傳出去，我是一个人，一个普通穷苦的病人，到了新社会，共产党給我治好了病！是呵，动完手术才一个月，我就完全象个人样了！勘探队給我做了一身新衣服，小护士每天早晨給我梳洗头发，我的心哪，高兴得直个抖呵！那时节，我每天早晨起来就給毛主席的象磕头——你別笑，真是这样。又过了些日子，村干部和我丈夫来接我，临出院的时候，我向医务所的同志們道謝，还請求他們暂时給我賒賒帳，等有了錢再来付葯費。所长說他們不要錢。那还行？救了我的命，还叫人